



风信子
纯美儿童文学

FENGXINZI
CHUNMEI ERTONG WENXUE

WOMEN BAN
DE XIJUSHE

我们班的 戏剧社

我们的心有多大，我们的舞台就有多大。

余 雷 / 著



风信子
纯美儿童文学

FENGXINZI
CHUNMEI ERTONG WENXUE

WOMEN BAN
DE XIJUSHE

我们班的 戏剧社

我们的心有多大，我们的舞台就有多大。

余 雷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班的戏剧社 / 余雷著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
2018.1

(风信子纯美儿童文学)

ISBN 978-7-5414-8952-5

I. ①我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538号

出 版 人: 吉 彤

策 划: 吉 彤 黄 楠

责任编辑: 贾 凌 关 鹏

责任校对: 杨小彤

责任印制: 廖颖坤

装帧设计: 唐 剑

风信子纯美儿童文学

我们班的戏剧社

余 雷 著

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
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新闻出版大楼

电话 0871-64186745 (发行部)

0871-64178927 (互联网营销部)

法律顾问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 杜晓秋

排版 云南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刷 昆明骏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154mm×217mm 32开

印张 5

字数 75千

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14-8952-5

定价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: 0871-64109709

目 录



001/	比爸爸还倒霉
010/	不愉快的一天
019/	我不是尿床精
028/	跟头翻到云彩里
038/	撞瘸了我也会翻
046/	元旦快点来吧
056/	扮起来
066/	我要站在舞台上
075/	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
086/	准备过年
095/	名角都有绝活
105/	意外
117/	五鬼脸
125/	失传的绝活
136/	哑婆婆
146/	天地大戏台

比爸爸还倒霉

如果那天早晨爸爸没有去送那单快件，如果那天早晨那辆小轿车刹车没有失灵，如果那辆失控的小轿车没有撞倒爸爸，如果爸爸被撞倒的时候没有受伤，那么，杨洋现在应该坐在广州市的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室里上课。

可是，所有的如果都没有如果，爸爸那天早晨去送快递的时候，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小轿车撞倒在地，他的头部着地后一直昏迷不醒。所幸的是，那个司机并没有逃避和推卸责任，而是马上把爸爸送进医院，并交纳了医药费。

三天以后，爸爸苏醒了，但他睁着眼睛，却只是直瞪瞪地看着天花板，无论妈妈和杨洋怎么叫他，他都不答应。爸爸躺在病床上，像个婴儿一样不会自己吃饭，不会自己大小便。妈妈只能住在医院照顾他。杨洋也想到医院去陪爸爸，但妈妈说杨洋要上学，让他独自在家。

没有人送杨洋上学了，他必须自己起床去上学。没有人给杨洋做饭了，杨洋常常自己买一包方便面，一边掰一块在嘴里嚼着，一边做作业。没有人给杨洋洗衣服了，杨洋把衣服泡在大盆里用力踩，他力气小，衣服拧不干，周一穿着去上学的时候，衣服上有一股怪味儿。

一个月后，爸爸出院了。虽然吃饭和大小便依然要妈妈帮忙，但爸爸终于能够自己坐起来，有人搀扶着还可以慢慢走几步了。看到杨洋的时候，爸爸的嘴角会抽动一下。杨洋知道，这是爸爸在对他笑，但那笑容冰冷、僵硬，令杨洋难受。爸爸好像很想说话，但每次他的嘴角颤动半天，却只能发出几个含混的字音。医生说这是脑外伤后遗症。爸爸的大脑里还有两个地方有瘀血，假使吸收不好的话还要进行第二次手术。如果没问题，只要继续康复治疗就可以了。

好心人帮助妈妈在离家很近的一家餐厅找到了一份保洁工作。餐厅老板允许妈妈每工作两小时休息一小时，让妈妈利用这一小时的时间回家照顾爸爸。即使这样，妈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照顾爸爸了，很少顾及杨洋。

虽然很少吃到热腾腾的饭菜，需要自己洗衣服，要自己去上学，但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杨洋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。可是，有一天妈妈对杨洋说，为了让爸爸更好地康复，他们要住到很远的一家康复中心去。杨洋如果跟他们过去，就无法上学。妈妈决定，把杨洋送回远在云南的舅舅家去。

无论杨洋怎么哀求，妈妈还是让一个回家的同乡把杨洋带回了梨花箐。妈妈送杨洋走的时候答应他，只要爸爸一恢复，马上就把他接回来。

杨洋一路哭着和那个叔叔上了火车，下火车后又换了两次汽车才来到梨花箐。看到舅舅时，杨洋本以为自己会哭，但他只是木然地叫了一声舅舅，就坐在舅舅的自行车后座上跟他回家了。

梨花箐是妈妈的老家。妈妈是在这里长大的。后来，妈妈外出打工的时候认识了同是云南人的爸爸，他们结婚以后就住在了广州。生下杨洋后，爸爸妈妈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，继续在广州打工。直到杨洋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妈妈才把杨洋接到了城里。

爸爸妈妈在广州租住了一套小房子，屋子虽然不大，但杨洋很喜欢这个家。家里有一个带马桶的卫生间，夏天的时候杨洋每天都可以冲凉，然后干净凉爽地躺在大床上看电视。这在爷爷奶奶家是不允许的。

杨洋也喜欢那所民办学校。那所学校的校园虽然不大，但是干净整洁。同学们大多是随父母到广州来的外地孩子，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共同的目标，他们努力学习，希望将来能留在城市里，有一份好工作。

可是，杨洋现在离那个城市很远，离那所学校很远，尤其是，离爸爸妈妈很远。坐在舅舅的自行车后座上，看着周围低矮的房屋、成片的农田，杨洋悲哀地想，如果爸爸好不起来，

自己大概只能永远待在这里了。

刚回到舅舅家，妈妈就打来了电话。舅舅和妈妈说了几句，就把话筒递给了杨洋。妈妈在电话里说了什么，杨洋没有仔细听，他对着话筒喊道：“你答应过的，一定要接我回去！”

“刚来就想回去了？”一个声音在杨洋身后响起。

杨洋不回头也知道，说话的是比他大十天的表姐栗花。虽然只比杨洋大十天，但在杨洋的印象里，栗花处处把杨洋当弟弟，一有机会就管教他。

春节时杨洋和妈妈一起到舅舅家过年。经过旅途的奔波劳累，妈妈和杨洋已是满身尘土和汗水。看到院子里有一桶水，妈妈就用这桶水给自己和杨洋洗了头，洗了衣服，然后把脏水倒在了院子外。

妈妈离开梨花箐太久，她不知道梨花箐连续几年冬春连旱，水井都干涸了。镇上用消防车送水，每户人家每天只有一桶饮用水。他们洗衣服用掉的，就是舅舅一家一天的饮用水。

舅舅和舅妈看到了，没说什么。舅舅提着水壶到别人家借水去了。栗花不高兴地说：“喝的水不能用来洗衣服，你们不晓得吗？而且，你们怎么能把洗衣服的水倒了呢？那个水还可以用来擦地。”

妈妈把一个从广州带来的玩具熊送给栗花，抱歉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下次我们会注意。”

杨洋不在意地说：“我家喝的水也可以洗衣服。为什么这

里不可以？下次你到我家去，我家的水你怎么用都行。”

栗花生气地把玩具熊扔在地上，对杨洋喊道：“你以为你在城里住了几天你就是城里人了吗？城里什么都好，那你回来干什么？”

杨洋也生气了：“是我妈要我来的。梨花簪有什么好，最高的房子只有五层楼高，广州的大楼你见过吗？小蛮腰你见过吗？动物园你见过吗……”

栗花打断了杨洋的话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是没见过，请问，广州的哪座楼是你家的？那个什么腰是你的吗？如果不是你的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”

杨洋张口结舌地看着栗花，他回头看了看妈妈，妈妈的神情有些尴尬。杨洋冲进屋里拿出旅行箱，对妈妈说：“我们走，我再也不想到这个鬼地方来！”

最终，舅舅和舅妈骂了栗花，替杨洋把行李箱拿回了屋子。妈妈一直没说话，但杨洋看得出，妈妈似乎在想什么。大年初一，妈妈就带着杨洋回广州了。

送他们到车站的时候，舅舅说：“很久没回来，就不能多住几天吗？”

妈妈淡淡地说：“我的家安在那边，已经习惯在那边过日子了。”

舅舅替他们把行李箱放好，对妈妈说：“虽然爸妈不在了，但你还有我这个哥哥，这里还是你的家。你随时都可以回来。”

妈妈点点头，擦掉眼泪，带着杨洋上了车。舅舅的脸从车窗前消失的一刻，杨洋在心里说，这个鬼地方，我再也不来了。

可是，时隔半年，杨洋又回到了这里。他想，栗花一定会嘲笑自己。杨洋猛地转身，对栗花吼道：“我爸爸会好的！他好了我马上就回去！”

栗花愣了一下，瞪大眼睛看着杨洋：“喂，我没说你爸爸不会好，你对我吼什么？”

杨洋突然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低下头装作整理东西，把书包里的一个铅笔盒拿出来，打开看看，又放回书包里去。

“我妈让我来叫你吃饭。”栗花说完转身走了。

饭桌上有好几个妈妈喜欢的菜，韭菜炒河虾、凉拌豌豆粉、炸石头鱼、白菜芋头汤。杨洋想：爸爸妈妈现在一定也在吃饭吧。他低头扒了一口饭，眼泪就落在了碗里。

“哎！”栗花对着杨洋喊了一声。

舅妈马上给她的碗里夹了一筷子菜：“吃饭不要说话，要不会咬到舌头的。”

栗花对着舅妈做了一个鬼脸，看到舅舅也瞪着她，乖乖地低头吃饭了。

吃完饭，舅舅对杨洋说：“早点休息，明天周一，你跟我们一起到学校去。”

舅舅是梨花箐小学的校长。这是一所中心完小，梨花箐附近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。杨洋听妈妈说过，舅舅中师毕业后就

在这所学校教书，梨花筹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他教过的学生。

杨洋早早上床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里的夜太安静，除了偶尔能听到远处有几声狗叫，就没有了其他声音。

在广州，杨洋家靠近一个十字路口，即使在夜里，也常有汽车的灯光透过窗帘射进屋里，比阳光还刺眼，汽车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更是接连不断。爸爸总是嫌窗外的声音太喧闹。他睡觉的时候会用一个枕头压在头上，用来阻断那些声音对自己的干扰。

杨洋想，爸爸如果到这里来就用不着把枕头放在脑袋上了，他会不会睡得太沉，早晨起床迟到？妈妈会怎么样呢，也像自己一样睡不着吗？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杨洋在黑暗中坐起身，他想到卫生间去。

舅舅家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，舅舅和舅妈住在一楼，栗花和杨洋住在二楼。卫生间在一楼的拐角处。

杨洋没有开灯，他摸索着穿上衣服，慢慢走到门口打开了门。但就在开门的一刹那，他马上又把门关上了。

屋外是一片浓重的黑。那黑暗没有一丝光亮，没有一丝缝隙，像是一个没有底的黑洞。这样的黑暗让杨洋觉得恐惧，他跌跌撞撞地扑到床上，用被子捂住了头。

被子有一股晒过的味道，那味道让杨洋觉得安全和温暖，他抱紧被子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杨洋觉得睡了没多大

一会儿，门开了，妈妈走进来对他说：“爸爸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杨洋高兴地跳起来，跟在妈妈后面往外走。他们很快来到了车站，妈妈说：“车马上要来了，你去上个厕所吧。”

车站的卫生间有很多人，杨洋排在一个胖子身后，慢慢往前挪。他不停地往后看，担心火车会来。但每次回头都看到妈妈在远处向他微笑，杨洋就安心地跟在胖子后面。

终于轮到杨洋了，他轻松地解决了问题，洗了手，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才走出卫生间。

卫生间外的风很大，刮在脸上很凉。杨洋发现，妈妈不见了。他焦急地喊了起来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杨洋把自己喊醒了。他睁开眼睛，屋里已经有了朦胧的光亮。他活动了一下压得麻木的手臂，身下的潮湿让他马上跳了起来。

尿床了！

湿裤子紧紧地贴在腿上，像是裹着一张凉凉的塑料布。杨洋看着裤子上那一团深色的印迹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在杨洋的记忆里，上学以后自己就再也没有尿过床。

屋外响起了脚步声，杨洋连忙用被子把床盖好，迅速脱下湿裤子，换上了一条干净的。

“嗨，你起得真早。快穿好衣服下来吃饭。”舅舅推门进来，他吸了吸鼻子：“嗯，这屋里有股怪味，打开窗户吹一吹吧。”

杨洋连忙说：“好的，我自己来。”

吃早饭的时候，杨洋一直低着头，他不敢看屋里的另外三个人。往面条碗里放辣椒的时候，他的手碰到了栗花。杨洋连忙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哦，没关系。”栗花惊讶地看着他，一夜之间，杨洋好像不是昨天那个满身是刺的表弟了。

杨洋低头吃面。面条很烫，杨洋吃得太快，被烫得呼哧呼哧直喘气。舅妈对他说：“吃慢点，来得及。”

自从爸爸出事后，妈妈总说爸爸遇到那个司机很倒霉。可杨洋觉得，自己现在比爸爸还倒霉。

不愉快的一天

吃完面，杨洋跟在舅舅和栗花身后上学去了。梨花箐小学在梨花箐镇的最北边，从舅舅家到学校去要穿过半个镇子。

一路上都有人和舅舅打招呼。看到杨洋，有人大声问：“杨洋，还记得我吗？你爸爸好点没？”杨洋惊诧地看着那人目光中的怜悯和同情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舅舅笑嘻嘻地对杨洋说：“快叫包二叔，你小时候回来他还抱过你呢。”

杨洋没说话，往舅舅的身后躲了躲。

包二叔从面前的油锅里捞起一根油条放在一个盘子里递给杨洋：“给，刚出锅的。以后想吃油条就找我，我的油条不用地沟油，比城里的好吃。”

杨洋没有接，栗花毫不客气地接过来，问包二叔：“还有稀豆粉吗？”

“有，你要吃多少都有。”包二叔手脚麻利地舀出一碗黄澄澄的稀豆粉递给栗花，然后问杨洋：“你也来一碗吗？”

杨洋连连摇手：“不了，我吃过了。”

舅舅掏出钱递给包二叔，对栗花说：“我先走了。你赶快吃完过来。不要迟到。”

栗花一边点头，一边将桌上绿的香菜、红的辣椒、黄的姜末、白的蒜泥往碗里放。杨洋咽了一口口水，跟在舅舅身后走了。

梨花箐小学红砖砌成的校门上写着校名。校园不大，只有一幢教学楼和一排平房。舅舅带着杨洋在学校里走了一圈，指着角落里一处低矮的房子告诉杨洋：“这个校园已经老旧了，镇上在筹划建新学校，大概明年就可以动工了。那边是厕所，下课以后就赶快去，要不等久了要迟到。”

杨洋答应着，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裤子。牛仔褲的布料很厚实，握在手里有一种踏实感。杨洋把手放进裤兜，捏住裤袋。早晨起来发现尿床的紧张感终于缓解了。

杨洋被舅舅带进一间教室，让他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。舅舅说，这是栗花所在的班级，这个班有四十个学生，男女生各半。班主任张老师是语文老师。有人来找校长，舅舅摸了摸杨洋的头，走了出去。

杨洋也走出了教室，心想早晨起来没上过厕所，上课前应该去一次。

梨花箐小学的厕所是一幢低矮的小房子。房子的两端各有

一道门，这门没有门框，更别说门板。两个门洞的上方分别用粉笔写着男、女两个字。

杨洋迈进了男厕所。这是很多年前修建的旱厕，深灰色的水泥地上有很多深色的印迹。水泥蹲坑的下面就是粪坑，低下头能看到粪坑里的粪水。杨洋犹豫了一下，捂住鼻子站在了小便池前。他迅速解决完问题，拉好拉链要往外走的时候，发现墙角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他好奇地蹲下身，发现那是一只白色的蛆虫。他向蛆虫爬来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墙角处有一堆密密麻麻的蛆虫拱在一起。杨洋心中顿时一阵恶心，他跌跌撞撞地跑出了男厕所。

杨洋回到教室。陆续走进教室的学生看到后排座位上多了一个人，起初都愣了一下，然后就聚在一起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。栗花走进教室，有几个女生围了上去，栗花小声跟她们说着什么。

杨洋装作整理书包，低着头不看大家，却竖起耳朵想听一听他们都在说什么。可是那些嘤嘤嗡嗡的说话声比蚊子的声音还要小，杨洋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一句话。

上课铃终于响了，杨洋松了一口气，坐直身子。一个身材矮小的女老师走进教室。看到坐在教室后面的杨洋，她清了清嗓子，对全班同学说：“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。杨洋，你到前面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。”

杨洋站起身走到讲台前，看了看下面的同学，小声说：“我叫杨洋，原来在广州上学。我爸爸生病了，所以暂时到这

里来，等我爸爸病好了我就回去。”

有个女生小声说：“他是栗花的弟弟。”

大家把目光转向了栗花，有个男生问：“栗花，是你弟弟吗？”

栗花站起身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杨洋是我弟弟，他是我们的新同学，大家要多帮助他。”

杨洋不高兴地瞅了栗花一眼，心里说：“谁要你们帮助。”但他什么也没说，低着头走回了自己的座位。

一个男生叫了起来：“张老师，新生应该给我们唱个歌。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杨洋抬头看去，一个理着平头的男生正笑嘻嘻地看着他。杨洋瞪了他一眼，迅速低下了头。

张老师说：“李庆有，不要捣乱，现在是语文课，大家把书打开，第四十页，今天我们学习《鲸》。栗花，你来朗读一下课文。”

栗花站起身，开始读课文：“不少人看到过象，都说象是很大的动物。其实还有比象大得多的动物，那就是鲸……”

栗花的声音很清脆，但杨洋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，当栗花读到“它们的前肢和尾巴渐渐变成了鳍，后肢完全退化了”时，杨洋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了。栗花没有把“它们”的“们”字做轻声处理，把“完全（quán）”读成了“完全（qián）”，她读每个句子的时候都是匀速读完，中间没有重音停顿，只在每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上重重地停顿一下。